



一の六三七



古今經世格要目錄

天官部第一

銓課格 小序

銓選類

舜命九官

禹論用人以言以功

臯陶論九德

周禮太宰內史司士之職

司馬辨論官材

秦仕進關田勝敵二途

兩漢銓選

叙漢遷轉

叙漢辟除

叙漢流品

叙漢雜充

晉劉宋北魏銓選

隋銓

論唐內外官迭為重輕

宋銓

總叙周漢至宋銓法及世

皇朝銓試

選法





李堂論選舉

資望一

資望二

久任超遷一

久任超遷二

輔久任四事

天官部第二

考課類

虞明試黜陟之法

周時巡及大宰小宰司會小司徒小司寇計治考成之法

兩漢察吏考課之法

魏晉考課

唐考課

宋考課

總叙宋考課條例

宋考課三變

總叙漢唐宋考課法

皇朝考課

考課論二

飭吏治一

飭吏二

薦舉類

泛舉賢

舉所不識

舉所攻

舉讐

舉親

舉偏

自舉

舉代

不輕舉代

舉不求恩

皇朝舉賢

總叙薦舉

辟舉類

三代列國命卿士大夫

周簡僚

兩漢公府辟士

以下辟署俱見徐氏論馬氏論

兩漢長吏辟取管屬

隋州郡無辟署

唐辟署不一

宋辟法拘資格

天官部第三

官制一

伏羲至顓辛官制

唐虞夏商官制

周官制



漢官制

魏晉至隋官制

唐官制

皇朝官制

殿閣學士附中書舍人

宗人府

公孤

禮部

吏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刑部

通政司

總論六部

都察院

光祿寺

大理寺

太常寺

左右春坊

太僕寺

詹事府

鴻臚寺

翰林苑

國子監

六科

京府

尚寶司

行人司

太醫院

欽天監

五城兵馬司

各衛經歷司

上林苑監

僧錄司

道錄司

京衛武學

已上係大小京官  
已下係大小外官

承宣布政使司

提刑按察司

神樂觀

鹽課提舉司

府

州

縣

王府官

官制二

襲封衍聖公

駙馬都尉

五軍都督府

錦衣衛

在京諸衛

留守司

都指揮使司

行都指揮使司

外衛指揮使司

內官

女官

土官

官制三

文武百官爵號官品階勳祿



正從一品至正從九品

未入流

地官部第一

輿地格小序

總類

古今郡國廢置沿革

歷代帝王建都之地

皇朝建都

建都總論

分類

北畿

南畿

湖廣

浙江

江西

福建

河南

陝西

山東

山西

四川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皇朝一統圖志

天下方輿四極

廣類

夏商周九州之制畧不同

以下係廣類

夏書禹貢周官職方相合之義

禹貢五服職方九服相合之制

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藪澤川浸

周嶽與虞夏商不同漢嶽與虞周不同

皇朝五嶽五鎮四海四瀆

三河三秦三楚三吳三梁三蔡三苗之辨

五地九地三壤四極八埏八紘八極之說

天下山脉水源

地官部第二



口役格小序

戶口類

唐虞三代至戰國秦戶口

兩漢三國戶口

隋唐戶口

宋戶口

總叙漢唐宋戶口

皇朝戶口

戶口總論一

戶口總論二

役法類

成周至春秋役法

秦漢至六朝役法

唐役法

宋役法

熙寧元祐役法

建寧以前保正副戶長職役之害乾道義役之弊

總諸宋差役雇役義役之弊

職役總論

皇朝役法

里甲賦役之弊

地官部第三

食貨格小序

經制類

成周經制

總論成周理財之法

秦經制

漢經制

隋經制

唐經制

宋經制

上供

熙寧三司使崇寧戶部

叙宋開國中興財用

叙建炎帑藏

叙宋中世以後理財議論

皇朝經制

張文會計疏畧

韓文會計疏畧

隆慶萬曆財用議畧

地官部第四

田賦類

黃虞夏殷田賦論有

周田賦論八

春秋戰國田賦論有

秦田賦論三

漢田賦地附山澤論四

晉田賦論馬氏



總叙東晉宋齊梁陳輸賦魏周隋賦論有 唐田賦論四

總叙秦漢以來田賦戶稅唐租庸調兩稅之法論馬氏

五代田賦論有 宋田賦附諸賦論五

皇朝田賦 均賦論

地官部第五 漕運

漕運類

禹貢賦達河為至程子說 近賦遠賦論有 春秋汎舟通道丘說

秦飛芻挽粟論有 漢漕山東開漕渠論有 隋募丁置倉論有

唐水陸漕運倚辦江淮論有 南渡以後水陸運 元海運 宋四河以通漕運論有

江南上供 邵氏叙運法五變 丘氏論長運

皇朝漕運

梁氏論漕運輕齎 阮氏量河渠以備規則疏畧

萬曆運河策畧 海運議一 海運議二

地官部第六

錢類

太昊氏至神農氏金貨布刀 夏商幣金錢布刀龜貝

太公九府圜法 周禮外府錢府論有 管子論三幣

單穆公論鑄大錢丘氏論 奉幣二等 漢除盜鑄錢令

武帝金三品 光武五銖論有 賈誼孔頴劉秩諫鑄錢

唐開元通寶論有 宋年號元寶論有 宋許民入錢京師論有

罷銅禁論有 錢總論呂氏

楮類

周禮傳別書契論有 唐飛錢 宋交子論有

見錢關子 三界會子 錢引



關會已上各

楮總論

銅楮總類

皇朝錢鈔

錢法

地官部第七

鹽

鹽權類

禹貢青州貢鹽有論

周禮鹽人之掌丘論

管仲論正鹽筴馬氏論

漢鹽利鹽官有論

大夫文學議有論

甄琛元勰議胡氏論

唐書論劉晏鹽法輕重之宜

五代

鹽政馬氏論

宋鹽筴有論

皇朝鹽法

霍文敏韜議准鹽利弊

解鹽與淮浙齊閩海鹽不同

地官部第八

權茶

坑冶

禁珠

權礬

茶權類

唐趙贊張滂稅茶議王涯稅茶法各有論

李珣諫確茶

宋折稅禁茶

陳止齋論茶弊

建寧天聖嘉祐法有論

大小龍鳳茶有論

熙寧買茶博馬有論

皇朝茶馬司茶引所

王庭相茶議

坑冶類

禹貢貢金

周官人說丘

管子言鈇官

漢置鈇官鑄黃金丘氏說有說

後魏長安銀鑛

唐銀冶鈇山銅冶鉛山

宋置吏建場有論

宋坑冶失陷

皇朝坑冶

丘氏論坑場嚴守法

論禁珠

論權礬

地官部第九

關市類



周禮廛人司門司關之掌

王制關市法有論

漢筭賈人緡錢有論

唐籍商參

宋商稅則例有論

裁征筭條

五穀力勝稅有論

皇朝稅課司

權酷類

周官萍氏水禁有論

漢權酒酷

罷權酷官

唐禁酷收利

置權麴務

宋酷法酷息

山澤津度類

周禮斂野之賦

漢山川園地稅有論

海租

後漢詔勿收假稅有論唐稅竹木為常平本

五代津渡筭

宋經市稅

市糴類

周禮司市賈師肆長泉府之掌

王制不粥不中器物以下

漢均輸平準法

大夫文學議有論

王莽立五均官有論

唐宮市

宋買務有論

熙寧青苗市易和買有論

均輸議市易法有論

丘氏論互市市舶

皇朝市舶司

管子通輕重之權

李悝平糴法馬氏論

漢常平倉有論

唐和糴有論

宋置場增糴

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括糴馬氏論

條例司

總論青苗法坐倉法

總論市糴

地官部第十

貢獻類

禹九州貢有論

周官九貢有論

漢朝獻



服獻

光武却獻

唐加配代租有論

宋詔罷貢

止許長史脩貢

皇朝定諸額貢

荒政類

周禮大司徒荒政

廩人掌九穀

春秋書不雨大飢胡氏傳

王制玉藻論凶年

荀卿論國計之極

李悝平糴法

晁錯言開資財之道

耿壽昌常平倉法

長孫平義倉法

唐太宗遣使賑恤贖民粥子

劉晏具豐歉狀有論

五代周不責償胡氏論

宋常平惠民諸倉

富弼青州救荒丘氏論

范仲淹杭州救荒

趙抃越州救荒

朱子社倉法有論

林駟論常平義倉

呂氏論荒政

皇朝荒政

楊士奇預備疏

何景明救荒書

王端毅救荒法

席文襄賑飢法

萬曆荒政策畧

蠲免類

蘇東坡奏徵積逋有論

皇朝蠲免有論

春官部第一

象緯格小序

總類

經史凡十條

象緯分類

天體

天度

二十八宿之度

日晝夜長短月盈虧

分至啟閉

晦朔弦望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致日致月

赤道黃道



日食月食

日月食感應脩省

日食失紀月食不書

日變月變星辰相食

五星

總論七政

七政運行遲速

三元

中元紫微宮上元太微宮下元天市垣

四方蒼龍玄武白虎朱雀中央黃龍之象

總論三垣七曜二十八宿

緯星

經星

四官星

極星

中星

四余星

瑞星

流星

飛星

妖星

客星

星雜變

十二次度數

星野

星野符驗傳會

星紀斗野之分

天漢起沒

十輝

五雲

十二風

春官部第二

占候

星官書

渾天儀

漢張衡唐李淳風僧一行宋張思訓渾儀

渾天總論

機衡

刻漏

土圭

候氣

皇朝象緯紀畧

曆法

章部紀元

曆元

閏餘

歲差

歷代曆名

皇朝大統曆

皇朝鄭繼之上言歷法及日月交食分數

皇朝華湘上言歲差

五行休咎

五行德運

災祥

災祥總論

災異

春官部第三



禮制格 小序

總類

經史凡十五條

分類

郊禮 虞夏殷周

社禮 夏殷周

總叙郊社禮

郊社分合之議

郊社諸說證辨

六天五帝之辨

正祭告祭之辨

一歲祭天之數

郊祀群神從祀之是非

郊祀明堂配

漢唐宋明堂配帝之非

明堂祀五帝正誤

明堂配侑正誤

皇朝郊祀配享及大饗之禮

太雩

朝日夕月

星辰風師雨師

祭寒暑

祭六宗四方

祭社稷

祭山川

八蜡五祀

皇朝大社稷

帝社稷

神祇壇

太歲壇

先農先蚕

高禩

五祀

金海青龍

旗纛

聖師

歷代帝主廟

春官部第四

廟制

昭穆一定之制

左右之次

南北之向

祧廟

奩室

禘祫

時享

禘祫大小先後之說

時享大小特合之義

皇朝廟制

禘祫時享

中室左右室之位

兩廡侑享

親王功臣

皇朝大禘時享位祝稱配之禮



孝宗升祔楊守陳論祧制

世宗議九廟夏言論廟制難專昭穆難定

功臣廟

論太廟從祀功臣

春官部第五

朝儀 周漢唐宋

總叙漢唐宋朝參制

皇朝朝儀

朝講 周漢唐宋

皇朝儀注

朝賀 漢唐宋

皇朝朝賀三大節

朝觀 周

皇朝朝觀

燕饗

皇朝燕饗禮

籍田

皇朝籍田視蚕禮

巡幸

皇朝巡狩禮

田獵

射禮

皇朝大射禮

班朔

皇朝班朔

護日月食

冠禮婚禮

皇朝冠婚禮

讀法

鄉飲

總叙鄉飲州射鄉射賓興禮

姓氏族譜

宗法

總論宗法譜牒

謚法

唐宋議謚

皇朝謚法

謚法總論 徐氏師曾 茅氏坤

春官部第六

教舉格 小序

總類

呂東萊論

分類



虞夏商周四代之學 周禮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教

王制樂正小胥大胥小樂正大樂正之教

文王世子學音教世子及學士之法論有

學記大學之教大學之法

兩漢太學才

司馬遷班固叙漢太學論有

東漢太學

東坡南安軍學記論有太學諸生論有

晉江左學

劉宋四學

齊聰明觀

隋國子寺論有

唐六學小學

齒胄禮論有

內侍判國子監

宋太學

命博士對御講

胡瑗法為太學法

用學規殿罰

士無異論之禍

朱子學校私議畧

已上天子學

王制陳禮書項安論諸侯學

漢書考索論鄉學

晉諭諸生

宋重儒官

皇朝大學郡縣學論有

教職

分類二

釋奠釋菜

先聖先師經史先儒論六

廟祀謚贈孔子及弟子先儒從祀配享始末

自漢至宋共十六條

皇朝釋奠釋菜配享從祀之典

程敏政考正文廟祀典議

四配十哲兩廡先賢封爵舊稱

總論從祀

分類三

視學養老乞言講經經史共十條

皇朝視學之典

春官部第七

貢舉總論



呂東萊論

分類

周官鄉舉里選之法 禮書

丘氏論

王制鄉學國學仕進二道論丘

國語齊桓公內政蔽賢之罰

兩漢舉士之制凡七條

總論兩漢取士之制

兩漢取士之目

三老

孝弟力田

賢良文學

孝廉

茂材

明經

總論四科

射策

下詔特舉

博士

任子

上書

多貲入粟

吏道

從軍良家子

童子

武勇

補試

方技

魏晉南北朝舉士之制有論

隋舉士之制

唐舉士之制凡六條唐取士之目

秀才

明經

進士

制舉

博學宏詞

武舉

任子

童子

吏道

方技

宋舉士之制凡十九條項世策畧

宋取士之目

進士

明經

制科

博學宏詞

任子

童科

試教官

漕試

推恩

武舉

貲選

方技

皇朝三途之制

進士



聖祖詔

崔銑敷科舉議

王鏊制科議

丘氏說

歲貢

吏員

秦觀貢舉總論

春官部第八

樂律格小序

總類

經傳史凡十條

分類

葛天民八闕至虞舜蕭韶凡八條

夏商周秦樂凡五條

兩漢樂凡三條

魏晉隋樂凡三條

唐樂凡二條

宋樂凡二條

總叙宋樂

皇朝樂

雅部胡部俗部

萬曆山東聲詩策畧

論今世樂

律呂類

鍾呂全義

黃鍾律本

黃鍾實數

律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義

律止於十二變律止於六之義

律生五聲而聲止於五變聲濟五聲而變聲止於二

十二律旋相為宮生八十四聲六十調之義

正聲子聲

朱子序律呂全書成法

漢斛積分可考

淮南大史小司馬之說

孔氏禮數

律呂總論

起曆

候氣

備數

審度

嘉量

權衡



皇朝楊廉論元聲書

應天樂律策畧

百官部第一

兵戎格 小序

兵戎總類

周小司徒卒伍

大司馬制軍

司馬六軍乘馬法

齊內政寓軍令

漢書論春秋戰國秦用兵

秦銷兵發謫

漢兵制

漢調兵之制

總叙兩漢內外兵始末

唐兵始末

府兵之制

叙唐方鎮兵始末

唐志呂氏論唐兵變不同

宋兵制

皇朝兵制

叙永樂至嘉靖兵

京師三營軍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

延綏寧夏入衛軍遼左抽添軍召募軍

屯兵

戰兵

民兵

客兵

論邊民為兵

叙團營

叙兵弊

夏官部第二

本兵類

仲康命胤侯

周官司馬

魯舍中軍

魏置五兵尚書

唐兵部

宋樞密院

皇朝兵部都督府

將師類

經史子 凡七

選將類

歐陽脩奏

富弼奏

張舜民奏



御將類

蘇洵衡論

任將類

六韜論

陸贄奏

皇朝選將馭將

王文恪論重將權

鄭端簡論求將任將

武舉類

劉大夏議武舉

武胄類

萬曆丙子陝西策畧

武畧類

經傳子史凡十三條

武經類

司馬法

三畧

六韜

孫子

吳子

尉繚子

衛公問對配論上各

丘氏總論

秦淮海兵畧總論

儒家武畧

養民類

周

秦

漢

三國六朝

唐五代

宋有論上各

皇朝西北兵食

東南兵食

馬政類

周

漢

唐

宋總論

皇朝馬政



陳法類

經史子凡七條

黃帝丘井制陳法

魚麗陳

八陳

壘陳法

六花陳

五行陳

九軍陳

陳法總論

車戰總論

舟師總論

歷代舟師進戰之處

夏官第三

御夷總類

四夷總類

分類

女直

朝鮮

日本

琉球

安南

西番

西域

哈密

兀良哈

韃靼即北狄

已上俱入一統志圖者故紀之餘不徧舉

備禦一

備禦二

備禦三

蠻夷類

嶺南羅旁諸徭獞

粵西大藤八寨諸巢

百粵夷官

四川松州諸寨建昌餘孽

貴州谿崗苗

雲南諸夷土官

叙古獻令王會解暨

皇朝臣服四夷

治盜類

秦觀策盜一

策盜二

策盜三

蘇軾論治盜

弭盜一

弭盜二

治海寇接濟嚮導足姦



夏官部第四

要害格 小序

總類

九邊總論

分類

遼東

大同

甘肅

廣類

長城

陝西三邊四鎮

江淮襄陽巴蜀要害

海防

秋官部第一

刑法格 小序

總類

經史 凡七條

分類

虞刑

周刑

君陳呂刑 各有論

漢刑 有論

景帝定箠令

明帝善刑理

薊州

榆林

固原

直隸三關

黃河套

險固總論

宣府

寧夏

山西三關

京師內外藩籬總類

江防

夏刑

大司寇小司寇士師司刑之職 各有論

春秋鄭晉刑 有論 戰國至秦刑

文帝除肉刑復族刑 各有論

武帝定法令

章帝詔有司

商刑

宣帝置廷平

孔融議



唐刑

刑法志畧

太宗禁笞背有論

高帝法吏武后酷吏

玄宗治平

憲宗寬仁

文宗飲恨流涕

宣宗自喜刑名

宋刑有論

太祖讀虞書

太宗三限制

張策江嗣宗論罪有論

燕肅引唐事實寬死刑

神宗更勅令格式

祖無擇苗振之獄有論

紹聖同文館獄

崇寧引例破法有論

建炎遵嘉祐條法有論

嘉泰貸放死刑有論

皇朝律令

大明律令

劉惟謙進大明律表有論

列聖慎刑

刑法總論

復讐類

韓退之復讐議

柳子厚駁復讐議

復讐總論

赦宥類

經子凡三條

東漢三國唐宋赦

赦宥總論

冬官部第一

工虞格小序

都邑類

都邑總論

都邑形勢總論

宮殿類

經史凡四條

秦阿房宮

杜牧賦畧

漢脩宮錢

魏許昌宮

唐飛仙宮

宋景德殿

洪邁撰記

宮殿總論

闕門類

總叙闕門

皇朝宮殿闕門

皇朝宮殿闕門



明堂類

總叙明堂制 并義

城垣類

經史 凡五條有論

百工類

經史 凡六條

皇朝京城及諸造作

河渠類

經史先儒論 凡五條

叙黃河源及歷代河患萬曆治河之效

治河大綱

治河節目一

治河節目二

賈讓三策賈魯三法

漕河

山東漕河策問

再叙漕河

東南水利總論

嘉靖王文恪水碑記畧

萬曆林水院經理三吳水利圖說

歸有光水利論畧 四海九河三江九江五湖之辨

江河淮濟四瀆源委

楊升菴論水經地志

潮汐類

潮汐總論

朱子說高麗圖經

余襄公說

張橫渠說

支伯璿說丘處機說

溝洫類

周禮經傳三

溝洫總論

岸塍類

岸塍總論

屯田類



屯營屯田總論二 屯田便利暨

皇朝屯制論立氏

古今經世格要目錄終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一

長樂郭振鐸西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通政司叅議雨亭陳瓚

右春坊贊善定宇趙用賢

湖廣道御史秀峰錢岱

刑部郎中貞庵蔣以忠

刑部主事雲峯王之麟

嘉興縣知縣襟宇顧雲程

鄉進士養庵蔣以化

鄉進士蓮丘邵鏊

鄉進士湛源陸化淳全訂正

金陵書坊龍岡龔邦錄梓行



天官部第一

銓課格

周禮天官冢宰鄭氏以為象天所立之官天者統理萬物天子命冢宰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也然任官定位而後爵祿之兼稽徧察而後黜陟之吏治之盛有由然矣自設選曹以來漢成帝寢失古意躡級之聖書貫魚之例薄才俊之士恒嘆之而温室之議嫌其瑣碎黃龍之詔斥其具文考法亦鮮稱平矣善乎丘文莊之言曰秉銓衡者量才於資格之中覈功過者拔才於考課之外求賢審官之法何以加焉倣其意次銓課格

銓選類

舜命九官

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容而命者也若臯陶稷契之不容者申命其舊職而已

某按舜咨禹使仍作司空兼宅百揆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臯陶則舜命稷契臯陶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也夫舜稱濟哲文明即任已意用人不謬矣乃命官非出於咨則出於讓蓋知亮天工之不可以苟而稽衆論以進之也後世不加考詢而苟且官人能無弊乎

禹論用人以言以功

禹曰萬邦黎獻黎民之賢者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視其明庶以功考其車服以庸旌能命德以厚其報也

丘氏濬曰試人之法有二曰言與功而已言與功者禮記所謂



或以言揚或以事舉是也進人不以言則無以知其所有之蘊  
試人不以功則無以驗其所行之實蘇軾曰堯舜以來進人何  
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是則以言功為用人之法其來尚  
矣

臯陶論九德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亦總也載行也采事

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其為可信驗也禹曰何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敬擾順也而毅直而溫簡而恭剛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

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

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法相師也百工惟時及時趨事撫於五辰卿四庶績

其擬

蔡沈曰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克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

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德之多寡雖不同人  
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  
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以天下才任天下事唐虞之朝  
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

周禮太宰內史司士之職

太宰以八灋同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百官所居曰府官屬者六官之事辨者能任其事也以八則治都鄙二

曰灋則以馭其官四曰祿位以馭其士法則者兩伍殷輔家臣之屬馭官者職守嚴整不可

相察其藝養之祿而後任故曰馭其富以八統詔王馭萬

其貴祿以馭其富必有德而後授故曰馭其富以八統詔王馭萬

民三曰親賢四曰使能進用有德則民知能之當勉

內史掌王八柄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群臣之名皆書之籍以治其政令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某合夏官王制二說觀之則司士蓋司馬之屬官凡士之進于司馬者皆司士掌其名數之籍而其爵其祿必於定論任官之後東萊所謂既入仕凡經三級始得祿者是已古之不輕用人如此哉

秦仕進之途

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强為務任進唯闕田與勝敵二途而已

兩漢銓選之制

漢制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僚屬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鄉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中歲舉秀才廉吏出為它官以補闕員 元帝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即從官顏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下用知其人在即及從官又光祿依此科每歲考校定其第高下賢否也成帝始制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

論曰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非無等次然亦不限品秩高下為升降而遷轉之權又皆出於一至成帝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群臣之名皆書之籍以治其政令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某合夏官王制二說觀之則司士蓋司馬之屬官凡士之進于司馬者皆司士掌其名數之籍而其爵其祿必於定論任官之後東萊所謂既入仕凡經三級始得祿者是已古之不輕用人如此哉

秦仕進之途

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强為務任進唯闢田與勝敵二途而已

兩漢銓選之制

漢制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僚屬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鄉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中歲舉秀才廉吏出為它官以補闕員 元帝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即從官頭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即及從官又光祿依此科每歲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之賢否也 成帝始制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

論曰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非無等次然亦不限品秩高下為升降而遷轉之權又皆出於一至成帝



置兩曹尚書選曹之制遂始於此而權亦出於二矣

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尚書以總三曹之事而於郡國屬工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其所進用必加歲月先後之次而尚書從而簡試之

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椽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奏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至安帝時三府甚輕陳忠上疏曰今之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干三公順帝陽嘉中 郎覬對尚書曰今

選用皆歸三司競相謁謝開長姦門尚書職在機衡偏黨之恩或無所用

馬氏端臨曰自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故選舉之任亦在尚書今陳忠之說如彼而郎覬之說復如此要之三公與尚書均

是人也得其人則皆能舉賢失其人則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

則何所不至哉而謂其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意不得通踈矣

其按西漢之末選曹有制東漢之初簡試有法皆足以得人自

專任尚書或復勅用而三公既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

賞無歸遂至所進用者多以干謂得舉而寒素者見遺矣此呂

疆靈帝時宦官之賢者所以中上舊典而黃琬陳蕃卒以舉才見傷與

順帝時左雄為尚書令上言郡國孝廉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

而嗇無所施用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舉察皆先詣公府諸

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揀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

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

時郡守多坐謬舉免黜唯陳蕃李膺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

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迄於永嘉察選廉平多得其人桓帝時



綱紀隳廢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故時議以州郡相涉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逐有三互法互不得交而禁網密選用艱矣

漢後帝時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量能授任不計資敘時捷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為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為廣漢郡守通鑑以為昭烈時事

### 敘漢遷轉

論曰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何淹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

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權一出於上固未始為資格所拘矣

### 敘漢辟除

論曰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遷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



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纖悉於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叙漢流品

論曰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觀其材能勲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引疆申屠以蹶張引疆引弩官也蹶張謂足踏疆弩張之皆材官也薛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位致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其以明經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才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故始為卒史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然其始雖有分別而積

功累勲無不可任者此漢官所以未免乎雜也武帝始用儒為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藝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丁邯耻以孝廉而為郎也見科類誠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叙漢雜流此主胥吏言

論曰蕭何著試吏之法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吏又賜六體書而課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則為吏者固以諷誦字畫而為之矣至於太常選用文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守刺史以至二千石屬者則胥吏之職又無間於清濁貴賤而為之也故兕寬以射策補廷尉卒史龔勝孫寶以明經為



郡史路溫舒既爲獄吏而又以通春秋舉孝廉薛宣朱博皆起於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丞相則知漢之胥吏亦以功次遷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三公有長史有符掾後世所謂堂後吏是也所主之事不一皆以天下名士爲之而未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率由此徒進用一時俊彥萃於輔相左右其裨佐不旣多乎而後世顧以爲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爲耻而不肯爲也

### 曹魏銓選

毛玠爲東曹掾與崔琰典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砥礪廉節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魏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

論曰玠典銓人物選用先尚節儉而天下士人皆從約損豈不稱左雄之後一人哉顧士不可以一節檢也以一節檢則凡激詭之行所由以容僞矣故當時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自挈壺飧以入官寺有如何洽所言者云

魏文帝時曹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第其

高下

詳見科目類

明帝太和之後俗尚浮靡遞相標

而夏侯諸葛何

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至禁錮廢黜嘗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餽也吏部尚書盧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

### 西晉銓選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六中



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武帝  
泰始中司馬山濤為吏部尚書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  
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然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  
後顯奏隨帝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或諧濤  
輕重任意而濤行之自若久之衆情乃寢 王戎領吏部自經典  
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然有鑒識嘗山  
濤如璞玉渾金人目皆欽其寶莫知其名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  
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最工於用短陳道  
寧纓纓音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時託疾不見後果為逆亂  
其鑒賞先見如此

論曰山濤王戎相繼典選雖賢否不同而皆有鑒識巨源啓事  
中所處分者內則要地外則方面戎所評議者亦一時名勝非  
後進小吏也後來居是職者既乏二子之鑒識而其所權衡不  
過么麼微官所謂勘簿呼名一吏足者是已昔人有言梁水今  
之大臣以堂除與人者乃昔人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  
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則毋怪銓選為奉  
行文書之地也釋斯言也則用人者可徒泥資格已哉

時中正任久愛憎出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  
下唯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軍  
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因上疏  
言九品有八損而官材有三難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  
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員私無告訴之忌損一也置州郡者本  
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今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讐結於



大臣損二也本立格制謂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  
徇其私貴異在下不肖在首損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  
防使之縱橫任意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損四也一國之  
士多者千數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  
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損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  
者求人材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高卑附叙抑功實而崇虛名  
損六也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  
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况不實者乎損七也前詔善惡必書以  
為褒貶今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天下之人皆懈於  
德行而銳於人事損八也

銓選二格詳  
見馬

馬氏端臨曰九品中正之官設之於州縣是即鄉舉里選之遺

意然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亞心所謂品也既仕者有才能績  
效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  
知今欲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於九品則疑其難憑要知  
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別有考課之法而復以中正所定之品  
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當乎

劉宋銓選

孝武不欲用人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  
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試  
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然後貢於王庭其在  
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其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  
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眾故能官得其才罕有敗事魏晉易是



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於溪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萬品千羣俄折於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矣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時顏峻為吏部尚書留心選舉奏無不可謝莊代峻意多不行然賓客或喧訴常歡笑荅之人言顏峻嗔而予人官謝莊笑而不予人官

論曰自魏晉以來州郡無上計之事公府無辟召之舉士之入仕者始則中正別其賢否次則吏部司其升沉而已所以尚書之權最重而其於人恩怨亦深故賈京與任愷爭權則欲令其典選俾之易生間隙蔡廓以主閣時艱不欲居通塞之地有以也顏峻之予謝莊之笑意將無同乎

蔡廓為吏部尚書錄尚書徐美之欲黃散以上互參

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

于木署紙尾遂不拜

### 北魏銓選

崔亮為吏部侍郎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需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滯者皆稱其能後甄琛等繼為尚書亦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薛淑為吏部郎中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辛雄亦言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理之任託碩鼠以百里之命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皆不報

某按蕭寶寅傳言魏世外官代還六年方叙內官四年為限今



亮立此格專以停罷後歲月斷之不總計其資歷誠有意於抑  
新進拔淹滯矣故昔人葉水稱其利柄在己人不得於失而有  
獲不若初法之容僥倖長躁求而使士大夫皆傲然取必於上  
也然則薛辛二子之言非乎其嘗考停年格在於武人入選之  
後則始於張仲瑀中正張之銓別選格以致羽林之作亂也亮  
嘗答甥劉景安書云武人至多宦員至少設令十人共一官猶  
無官可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不怨哉吾權立此格限以停年  
耳蓋亮亦懲張彞之敗而爲之也嗚呼魏孝文時詔任城王隆  
簡舊臣當時自公侯而下冗散無事者動以萬數澄量其優劣  
爲三品咸無怨言彼固以公與明得之也若亮者吾無論其失  
才矣不迫於以天下之公典弭私怨哉

隋銓選

開皇中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材最  
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六品以下咸吏  
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周以降  
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等甄別人物頗爲  
清簡而譖愬紛紜二人皆除名

沈既濟曰選法之難行久矣將退不肖而徵其濫必懸法以示  
而俾人知恩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隲而潛移之固難  
明斥其惡而強擠也昏豔張彞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  
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武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  
隋文而身墮時難不其然乎

唐銓選

唐制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



其一為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為中銓東銓凡擇人之法有四  
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  
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  
得者為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  
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詮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則  
以類而聯其名先簡於僕射而乃上於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  
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則駁其非審者則以聞主者受旨而  
奉行焉謂之奏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凡五  
品以上皆制勅授六品以下則旨授制勅授者謂宰相商議而除  
職然後上言詔旨  
從之而不可否也此外有小選謂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  
自主之者也又太宗時以歲穀貴東人選者集於洛州謂之東選  
高宗時以嶺南五管黔中督府官非其才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

謂之南選

嶺南黔中之吏不至然廢不常  
京師故遣官往選

太宗貞觀中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或成者宜令諸司尚  
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兼商時務狀考其埋識  
通者及考第事迹定為三等并舉主姓名錄奏

馬氏端臨曰唐初所謂冬薦即後來所謂舉狀也所薦必試而  
後用則薦人者亦必審而後發不至如後來全以請謁囑託而  
得之者矣

高宗總章初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內外差  
次量官授之其後張仁禕又造姓曆銓曆等式而銓總之法密矣  
時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  
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望  
請釐革稍清其選



玄宗時張九齡進言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改不得任臺官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在外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勅斜封授官號斜封官韋氏敗始以宋景爲吏部尚書姚元之爲兵部尚書悉奏罷之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非才實者不取初掌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幾璟元之罷復斜封別勅官

玄宗勵精爲治制凡官不列州縣者不擬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院親臨試以理人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勅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輕矣其後宇文融又建議置十銓乃以禮部尚書蘇頊等分主之而天子親臨決焉吳兢諫以爲萬乘之君下行選事復以三銓還有司

開元中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無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沉滯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馬氏端臨曰自漢董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然則年勞之說自西漢以來有之矣然未嘗以此爲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後魏裴光庭之在唐則



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持者不能脫穎以出遂至遭迴宋蕭二公宋璟蕭嵩皆以爲非明皇雖從其言而卒不能易其法其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變何也蓋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知人之明則賢哲亦不敢以此自詭故也

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迹功優宜對衆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及諸司長官於都堂注唱或於宅中引注焉

論曰唐選故事必三遷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何其詳也時則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自裴光庭作循資格至楊國忠遂唱注於都堂以誇神速而選法大壞乃以昌黎之才三選無成不得已而就張封建之辟蓋唐之選法寬嚴失中嚴則賢愚同滯寬則賢否混淆法使然也

德宗時試太常沈既濟極言選弊曰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利祿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垂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又曰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皆中宗年號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



此也况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亦久乎

胡氏寅曰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與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旣濟之論選舉雜議十條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焉大則委宰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公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

初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三數歲一集選人猥至文簿紛雜吏因得爲姦利士或十年不得官而員闕亦累歲不補陸贄爲相乃懲其弊命吏部據內外員二分之計闕集人歲以爲常疏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

或遺其才校功勞則巧僞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出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是以前代有鄉舉里選之法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驗也後世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每須任使常苦乏人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羣省僚屬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賢以狀上聞一經薦揚



終身任各於除書之內具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是也又曰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寡於周行既任于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

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爲判也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唯懼人之

能知也

論曰唐吏部所試身言書判唯判似爲切蓋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摘隱伏於是焉在亦觀任人之蒞政臨民一義也然命題取諸僻書曲學而選試者亦務駢儷組織無益於治理是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異而吏部所試爲贅疣矣陵夷至於五代干戈侵尋士失素業無論所謂流外銓者卽進士三禮多一詞莫措相傳藁艸至有狀稱晚逼者矣蓋制辭雖工亦本無益及其末流上下皆文具視之耳

總論唐內外官迭爲輕重

論曰唐自天寶以前朝廷尊隆士大夫皆以仕於朝爲榮故外輕而內重倪若水以京官選爲河南採訪使不爲薄矣視班景倩貳卿之行至有登仙之嘆蓋是時雖有朝廷冗官擢爲方面



者常自謂下遷一經中華之變自是朝廷不尊外勢轉輕而爲重加以刺史月俸至千餘緡而方鎮所取無藝京官之祿寢以寡薄故薛邕由左丞刺歙州此貶也而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而有洪州別駕之求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凡幕府賓僚有所忤於主帥者始薦入爲郎吏其嘗遷臺閣者又定以不赴取罷去矣此士大夫固有所以耻立于朝之故李泌增俸之請母乃見其一未見其二乎

### 宋銓選

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唯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

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其銓試亦用身言書判至熙寧中始定銓試之法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法官全銓曹撰式考試第爲二等

太祖乾德中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上慮銓衡止憑資歷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

太宗太平興國中詔自今應臨軒所選官吏並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時上選用庶僚不專委有司皆引對觀其敷納有可采者悉與超擢復慮因緣矯飾僥倖冒進乃有是詔 端拱中令自今中外官所舉之人並須析其爵里及歷任殿最以聞不得有隱所舉責實無驗者罪之如舉狀者有賞典



真宗咸平初秘書郎陳彭年請復舉官自代之制詔可

仁宗時舉官擢人不常其制天聖後進者頗多物議始戒近臣非受詔毋輒舉官蘇軾策別畧曰國家取人終身進退之決在於

名見改官之日今之議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

取必於我是一定之制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又曰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惟其已改官而無憂是

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持改官務資考併舉官之數而

所舉敗事者連坐舉主故軾言之

神宗以舊舉官往往緣求請得之多且濫詔內外舉官法皆罷令吏部審官院槩以公法參議選格又詔堂選堂占悉罷

論曰熙寧之法罷諸司之薦舉付銓選於吏部所以示至公而

絕倖門也乃東坡上言時東坡權開封推官有云意外之得使天下常調

皆生妄心又有所謂選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以指射以酬

其勞者豈阿諛時指附會新法如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軍不

在此限而別開一竇乎

哲宗元祐初司馬光言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

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且寰宇

至廣俊又如林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

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

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

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

舉有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有官文武皆可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



司科舉知州以資序五日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皆可舉六日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俱同上八日善聽訟獄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日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日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同上所貴人人謹重所舉得人有不如所舉嚴加譴責詔皆從之

徽宗政和中臣僚言官冗吏員增多本因入流日衆欲節其來唯嚴守磨勘舊法勿苟循妄予而已且今之磨勘凡皆棄法用例請詔三省若吏部舊有正法自當如故毋得用例

其按當時磨勘之例有局務減考第者有川遠減舉官者有用酬賞比類者有因大人特舉者有託因事到闕而不用滿任者有約法違礙許先次而改者夫法之所不能束者始用例例日益繁則法日益廢恣情於出入之比而人始有逸於條憲者矣

固不獨銓法然也此謀國者所以論疏於政和紹興之間與高宗建炎中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立自京黻用事有詣堂及吏部闕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予之甚至部有佳闕密獻以自效爲寒遠患望明戒焉

### 總論宋遷叙

考索曰太祖革五代之弊政能可旌也擢以不次無所稱者雖老不遷魏仁甫之羨利並命遷秩張之華之無聞至十六年不遷當是時臣下無私心天下無廢法不以資歷爲遷進也淳化中太宗天子慮大臣之務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於是移其職而歸之有司而磨勘一法悉以任之然天子實爲之進退故有遷轉者有貶黜者或引對而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遷遷叙猶米弊也至真仁之朝憫久次示寬恩所進秩者未盡賢否之實然猶



天子悔悟則革之大臣論列則從之而考覆引對又未嘗缺遷叙之弊猶未甚也自熙寧以後其權委之吏部上之人無與焉吏部既有格法不必銓量官秩則計歲月久而遷轉差遣則視資高下而指射賢否混淆莫此為甚而後祖宗之良法廢弛無餘矣惜哉總叙周漢至宋銓法及典選得人

劉定之策曰周之盛時且免之夫為公侯之仇而不必流品也非熊之叟為正者之師而不必資格也迨於漢世博士高等為尚書次等為御史學士高等為郎中次等為掌故始拘資格矣然賈誼超遷一歲至大中大夫平津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是專以資格拘之也明經進者為博士侍中武勇進者為太僕郎將名隸巾籍者謂商賈不得登仕版貲粟進身者不得登顯職始限流品矣然黃霸以入粟位至宰相汲黯以任子位至九卿是不專以流品限之

也故周漢盛時無後世銓遷之法而各收銓遷之効自成帝立高書二人而選法始起光武改尚書以總三曹而選法漸密左雄為限年四十之法則做四十始仕之意而失之陳群立中正九品之法則做命鄉論秀之意而失之唐之時選官分為三曹選法分為四事宋有國初之選法有元豐之選法已上詳見前蓋世運代更而銓

法愈密矣然其所以得士而用之者不專在於立法之密而恒在於任人之公毛玠典選吏潔於上俗成於下此魏所以盛也山濤典選甄別人物各為題目此晉所以盛也裴行儉設榜引注李朝隱裁抑僥倖張仁偉詳姓曆狀樣之法盧從愿發偽牒詭功之奸李義之號稱平允宋廣平之奏罷墨勅此唐銓衡之得人也陳堯咨升擢孤寒魯宗道揭市奸弊王質之不肯更選法杜衍之不使吏升堂賈黯之出蔡澤寇準之薦若水此宋銓衡之得人也銓衡



得人故銓法不滯不然以年限久近而遷轉以名字高下而注授  
資歷既深雖跼蹐必予年勞未及雖顏閔不庸所謂執簿呼名一  
吏足者是已何以躋於周漢之盛哉

### 皇明銓試

銓試之法大畧似宋試行移卽宋試斷案之比試招擬卽宋試律  
義之比試論或策卽宋試經義之比歲凡六選至臨選時乃試焉  
然所試者其才識能否未必皆稱其所缺之員故凡遇內外官有  
缺銓曹必須依次排比申達卿佐預爲校量總會其當銓之官必  
所試之人其才與官相稱然後銓注如此則用人不枉其才而庶  
官皆得人矣參行義補

### 皇明選法

國初選用人才不拘一途設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

孝廉科或從耆民及稅戶人才與科貢之士兼收並用隨才授任

多出親擢其後始定銓選之法大明會典

祖宗以來文武並用選法亦循資格然亦不專資格文選主於吏  
部武選主於兵部武臣之選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  
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者兄若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  
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又不專於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有三進  
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崇者止於七品用之爲佐貳幕  
職監當筦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爲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學  
校之貢選及舉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太學也循資以出先歷  
事於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於選曹循資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  
授以職焉監生吏員各有資格進士初任亦循甲第及其不測擢  
用往往越常調又不專在資格也第行之既久不能無弊武臣之



弊天下衛所有定所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新立功資  
之人歲有增益其後亦何以處之也文臣 祖宗之時科舉有定

額

謂進士舉人

歲貢有常數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人才適足以相

當而無甚有餘不足之數其後言者憫學校之士多衰老乃開四  
十五歲入監之例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自是科  
貢之外別開蹊徑選用之條止於此數而入仕之途比舊加多其  
人才日積月累遂至數倍於前至有需次二十年而不得選者其  
監生謂舉人 吏員亦以人多缺少常充積於待選此非獨士子之不  
幸亦國家之不幸也蓋國家所恃以為治者人才也今日用人必  
循資格而人才需選者往往老於選調而不得及時進用及用之  
大半衰老矣其不為身家子孫計者幾希苟不為之所而欲事理  
民安不可得也為今之計必有以消息停調之謂宜通計考試第

列三等造冊送部上中者依次選用下等者授以帶庶使仕路  
澄徹選法疏通仕進者有及時效用之實汰退者免失職無聊之  
嘆且不復開倖門擠塞正路則洪武永樂之盛可復矣又論銓選  
之法曰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  
升不致沉廢挺持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遭迴則是資格不可有  
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  
者則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  
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  
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  
况夫偽妄詐冒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姦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  
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  
使其同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



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又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僚之在任也則得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參衍義補李堂論選舉曰國家人才遠過漢唐而選舉之行隨時異制洪惟

聖祖神武自天羣臣乏偶始任中書再陞吏部範圍曲成非不至也乃僨於胡汪胡惟庸汪廣洋辟於大誥故進退賞刑咸柄於朝廷及建文革除靖難更化部選久任於蹇公至郭黃繼銓權移保舉當時每著得人之稱自三楊謝事之後權還吏部王文端公內任屬司外憑巡察雖天順咨詢輔弼而遂爲定例成化以來凡要職徵拜遷除咸以撫巡旌異之奏爲主故巡察之權並於正統之保舉然薦人之精濫純駁驗舉主之公私廉貪制未嘗不公也自王端毅公之後吏部虞於責備雖有連坐舉主之條率不能行至倪文毅公則斷然行之叅究如制時論翕然近年逆瑾專政剗革過情遂不敢有舉異之奏然賢否之蹟吏部憑撫巡撫兩司制自不能廢也徒紛更爾雖然孟子論進退人才自左右諸大夫以至國人可謂公矣而必曰見賢否焉然後用之今日



聖君賢相所以叅衆審獨爲造物司命權衡者豈區區法制條格爲淺末者所窺測哉

廣類

資望一

宋秦氏觀曰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迴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才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

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秘常人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以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資望二

考索曰夫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然用望之弊當有甚於資者試以宋事言之官有不次而舉者有特肯而授者畢士安以侍讀學士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揆王顯閣門使也其正西府



止于兩用資格然資格終不可西府也于定以資淺入臺三舍  
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遷則紹興大臣深非之焉蓋資格嚴則  
人卑爲足貴用望者多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  
爲百官圖以進曰如此則爲序選如此則爲不次噫必有范公而  
後可以用資寇忠愍議擢指揮使吏以例簿進公曰用一牙官尚  
須檢例安用我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  
又曰爲今之計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才爲  
資序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科無以深資久考者爲高選知愚一  
別善惡陳前而萬事不治者未之聞也

久任超遷一

羅整菴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爲然蓋欲  
以救得宗之偏度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於惇大之化或

以小補焉爾議者未可執爲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併及  
超轉之議大意以爲超轉之說與久任之法相與流通超於前自  
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他策忤用事者疏竟  
寢

久任超遷二

夫興事在吏而馭吏在君其術大率有二論材不計其資用能不  
拘其格不愛高爵厚祿務以奔走天下之豪傑而樂爲吾用者權  
也按級而進計年而叙平衡而責其成功使皆安意守職而不敢  
有他冀者法也然權可以馭僑異而槩施之中材則法舛矣法可  
以馭中材而槩施之僑異則權乖矣故二者恒至於相病而明主  
貴參伍焉蓋所貴於爲吏者謂其能與民相習也官習民則事悉  
而政舉民習吏則令信而化行此其爲利豈但可以歲省送往迎



來之費與夫吏不得緣絕簿書爲姦已哉此久任便矣而參用權法則有三道曰超擢貴精也曰責任貴一也曰資叙貴均也何者超擢之典所以濟久任也必其所擢者皆卓然後異爲衆所信服者然後不次加焉而飾情借譽者不得以濶之則人心益有所勸而樂於事事以冀異典之及故擢精而後任可久也臯夔稷契皆一時名世然皆各專一事而庶績乃熙今吏事繁多無責其一稱之而又畧繁文定專轄不以毀譽消毀最然後得以專意而敬事故責一而後任可久也夫超擢久任二者不可得兼必至於超擢者日捷而久任者日淹故莫若通計其資叙而均平其治行高等者吾超擢焉既超矣而久任繼之其治行方著者吾久任焉既久矣而超擢繼之至於中才之士其淹歷久矣亦必計其年勞而優擢之三者均齊則人心整一安意事事故叙均而後任可久

也如是故吾權焉而法不之軼者權在法也吾法焉而權不之乖者法在權也吾權焉法焉而天下之吏莫不自奮而思效者吾權法之不窮於用也帝王之所以總攝羣材而共興治理者何以出此

資格久任相妨而有善救之方善保之道

皇朝設官分職遠宗唐虞三代懷材負藝悉爲器使其在國初或隨時辟召或不次遷擢有知州擢侍郎典史擢都御史如魏鑑馬堅輩不可勝紀而受直之臣亦多累功積勞有撫蘇州二十二年知滁州十年如周忱陳璉輩不可盡述柰何因襲既久法制靡恒淹速不均人心既玩其下不安而士苟且如漢宣懷慎之說者不鮮也故論者謂循資格矣將何以旌卓異且資格又妨乎久任不有如所謂積勞取貴借寇自難期到叙遷奪賈亦速者乎行久任矣



將何以待賢勞且久任又妨乎資格不有如所謂列宿應象不任  
泛常御屏圖名特賜優拔者乎若欲不革資格而猶有善救之方  
必行久任而猶有善保之道必何術而可謂宜資格以蓄常調趨  
陟以待異材俾撫按監司綜核郡縣狀上銓曹而取政績卓犖者  
不次錄用其他中材稱職者吏員躋諸舉貢之列舉貢躋諸甲科  
之列使奮庸者不阻於上進焉或慮賢否失真難於依憑則有保  
舉非人許其首原志節若壞連坐舉主如宋端揆中之令可循也  
其諸爲善救資格之方乎平內外之推遷權員缺之高下俾外職  
與內僚均一貴重而擇官成功最者薦之清要其他任淺奏功者  
有璽書錕金之錫有服色廩祿之加使疎遠咸得以激勸焉或慮  
仕途日廣後進壅滯則員缺人多儘除流職官濫食耗沙汰冗員  
如洪武初年之例可遵也其諸爲善保久任之道乎茲二者今旣

輔久任四事

行之矣而所以通權變於無窮垂經制於不墜使不循資用人而  
入服以久任責效而效臻者又今日所當加意者云

今天下吏治率尚精劬而舞文巧詆以輔法者往往而是且曰事  
急切繁置科條卒歸之先鷹鷂而後鸞鳳將焉用父母爲也此言宜布

博之大今更有賅敗僅以入計免甚者罪止削仕籍去耳近例貪有

指驗者臺臣得按劾之甚則逮治誠一一行之斯爲囊橐計者鮮

矣此言宜嚴日恐恐違忤抵拂叢猜怒以危其身於是用其媢媿

脂韋之術以售上采而民之利病漫不加省迺惘惘撫摩之政或

反不若詡智鼓飾者之速化卒使循良解體矣此言宜核今仕者

恒輕外任日夕惟遷改是冀此起於任之不重也當假以便宜毋

拘以文法而又隨其材器不必求備撫字果勞矣催科不過責操



履果潔矣病老不苛求而一青之吏毋遂督謫人未有不感焉思奮者矣此言宜重簡任之道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人耶', '天下', and '四車']*

古今經世格要卷之二

古吳常熟後學鄒泉子靜甫輯著  
金陵書坊三衢龔邦錄君錫甫梓

天官部第二

考課類

虞明試黜陟之法

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功也

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

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告飭之也

帝曰姿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音佩猶背也三苗



蔡沈曰九載則其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黜其幽陟其明賞罰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

周時巡及太宰司會小司徒小司寇計治考成之法

周官六年五服侯甸男采衛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

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

周禮太宰即冢宰以八灋治官府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弊斷也歲終則

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音貴大計也聽其事而詔王廢置置進其爵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其按周禮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蓋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

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會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且聽其所致之事詔王行廢置此猶各計其所當廢置者耳而未行誅賞也至於三年之久則大計羣吏之治相與比較而行誅賞之法三代盛時考較嚴而會計當者如此

小宰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

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察也察而曰廉取其方而可見也司會逆羣吏之

法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

周知四國之法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吳澄曰參互者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爲目則一日之計也合衆目而爲凡則一旬之計也合衆凡而爲要則一月之計也合衆要而爲會則一歲之計也一旬之內以凡考日以目考數是之



謂參凡與數相考數與目相考是之謂互積日而月又以月要而考月成積月而歲又以歲會而考歲成詳畧並施久近兼察四國之吏治周知無隱矣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職成法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 小司寇歲終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致其事與王

丘氏濬曰先儒謂成周六卿先考其屬官而後倡牧伯牧伯從而考諸侯考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西漢課法猶有古意

論曰周禮考成不獨司徒考屬司寇命屬已也下至宮正會其行事內宰稽其功事又下逮醫師亦各自考其一職之所統上下遞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若司會一職又諸府聽其會而掌其貳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也夫各考其屬於下則寡而難欺冢宰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總考於司會則兼稽而徧

察此成周考課之政所以纖無怠遁而共成吏治之盛者歟

### 兩漢察吏考課之法

漢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一條強宗豪右田

以衆暴寡二僂二千石不奉詔典倍公向私侵漁聚斂三條二千石

石監刑淫賞煩擾刻暴山川崩川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

平蔽賢寵頹五條二千石子弟時怙榮勢請託所郡守辟除令長

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

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效轍以璽

書勅勵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又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

掠笞瘐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黃龍初詔

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



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元帝時京房言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奉詔作考功課吏

法上令公卿大臣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唯鄭弘周堪

後善之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此石頭充宗建

論曰房課吏治史文不詳獨晉灼所識云令丞尉治一縣崇教

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

二尉負其二率相准如此法此所謂上下相司者耶夫考課之

法必黜幽陟明立為一定之制使人皆可行又必上下之官体

統相維而後可舉行今房上其弟子二人任良願以為刺史試

考功法而已居中通籍為其奏事以防壅蔽及為權倖所嫉石

五鹿充宗而出為郡守則又請無屬刺史則是以考課之法為其一

家之學而它人皆不能行且已欲自課吏千石以下而不欲刺

史課已不獨專欲而体統亦隳矣此所以卒塞涌水之異當正

先之死也幾何而不為姚平所咲哉房守魏郡至新豐上封事

効法曰道人始去涌水為灾至七月涌水出臣前六月言遊卦不

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昔秦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

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守郡自詭效功

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

咲所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徒掌人民事功課司空掌水

土事功課歲盡各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某按太尉司徒司空漢所謂三公也光武以吏事責三公者即

此既失其躰矣而殿最于一歲之盡又失于太驟故丘氏以為

非復有虞三載一考之制云

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史

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



朱浮上疏曰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世貽後王也

### 魏晉考課法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莫辨遂令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考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爲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於公卿內職大臣率考之杜恕議以爲用不盡其人雖具文無益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其畧以爲古者黜陟擬議於心末代不得紀遠之而專求微密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飭彌多昔

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笏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夫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第其優劣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以爲超擢奏免叙用左遷之例事竟不行

後魏蕭寶夤論曰方今守令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兩省公府閑職冗官以散位虛名而陞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此此爲內外均任記之

### 唐考課法

唐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如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以至邊境肅清



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善最相乘差以九等一最四善為上上上最

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中事

粗理善最不聞者為中下愛憎任意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  
善最之外別有可加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不成殿而情

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

中宗時盧懷慎疏畧曰比年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

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觀爭求

冒進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耗職為此

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

偷安苟且脂膏而已又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

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久不許遷除察其課效

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

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以明賞罰致理

救弊莫過於此

德宗貞元中考功奏准諸司皆據功過論其考第自至德後至今

一例申中上考今請覆其能否從之先是貞觀中馬周嘗言豈容

皇朝之士遂無堪上下之考者至是考功復言之宣宗大中中吏

部奏刺史縣令如賦稅必集一斷不滯之類皆是尋常職分不合

計課自今後但云所勾當行公事並無敗缺惟職分乖缺及開田

招戶辨獄雪冤及新制置之事則任錄其由申上又近年以來刺

史皆自錄課績申省矜銜者則張皇其事謙退者則緘默不言今

後請並委本道觀察使定其考第然後錄申本州不得自錄課績

申省

宋考課法



宋初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卽遷太祖謂宰相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滌等以治市征有羨詔並增秩因罷歲月叙遷之制非有勞者未嘗進秩矣太宗時磨勘京朝官司曰審官院幕職官縣官曰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論曰按端拱四年同知審官院事則命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口言同知考課院則命翰林學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此輩與五年所命王沔謝泌皆名流貴官也夫考課之任旣專有司存矣而又特命清望之官同知其事蓋重之也是以一時甄別多盡公得實自熙寧變法而州縣之吏皆苟簡自恣雖有批書徒爲文具而身爲侍從者又亦與批書俱亡此乾道廷臣不能不爲之建白與

仁宗嘉祐中同知諫院司馬光言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其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然也今群臣之材非八人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謹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時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又曰爲治之要莫先用



而知人聖人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  
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人主詢  
諸人而決諸已使各長官自考其屬而宰相總之天子定其賞罰  
則何勞煩之有

高宗時何溥言州縣之間貪吏爲虐監司不聞郡守不訶甚失陛  
下委任之意臣請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  
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罪而又每  
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從之

孝宗乾道中廣西提刑張維考察本部守令設爲臧品三否品三  
天子嘉其法頒之諸道以爲式胡元質論其法尤未盡曰治效赫  
然職事廢弛臧否定矣其有治狀隱而未著無功過可書一切名  
之以否則何武之平平陽城之下下今日皆可否也願令監司帥

臣置之臧否之外無強名之上上曰善

論曰某按乾道八年詔臧不口分爲三等治效顯著爲臧貪刻庸  
謬爲否無功無過爲平蓋有口感於元質之言也然仕者之臧否  
亦難言之矣蓋臧否之署不無請託繆者惧其入否則營救之  
巧何所不至平者冀其爲臧則僥倖之心不能自巳且初試而  
未安于政者先擬於否待久而後見其過者遽入於臧苟持以  
成心則臧者雖有疵而終不指否者雖有善而竟不錄此其殿  
最益不可憑矣杜預言簡書愈繁官方愈偽誠哉言乎

張栻胡銓久不理年勞上嘉其廉靜詔栻特遷兩官銓磨勘四官  
寧宗時右正言應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總之太守諸郡之官總  
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司總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監司  
監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職而進退之今郡國按刺之權



漸輕多徇私情而廢公法嘗考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職司一司以刺舉多者為中無所刺舉為下蓋監司受察則郡守不得苟安郡守振職則僚屬莫敢自肆願申嚴其令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於上以詔陞黜詔行焉

總叙宋考課條例

以七事考轉運提舉官曰舉官曰勸農桑曰招流亡曰興利除害曰按察部吏贓罪曰平反獄訟曰覺察盜賊以九事考校縣令曰斷獄平允曰賦稅不擾曰差徭均曰盜賊屏曰勸農桑曰恤孤寡曰脩水利曰戶口增衍曰整治簿書

總叙宋考課三變

南曹之歷殿最必書御前之紙不及常事考課之法亦云善矣然其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在天子其任在有

司又其後也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矣蓋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親握其權而進退焉此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內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則猶有所謂黜陟者存焉此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恩沛一定之資歷迭為遷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論薦然未至盡委其權焉此考課之再變也及其後也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天子不加引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見貶黜事權軟靡不可復收雖有司亦末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也噫變而至此極矣

參考索

總叙漢唐宋考課

漢制主於按劾近於刻峭宋制詳於文法失之重複唐則善以著



其德行最以著其材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上者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詳于善而畧于最雖然舍成周大計之治而論後世之制則唐為彼善於此矣

### 皇朝考課

丘氏濬曰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即有虞之制也官滿者則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于其長書其最目轉送御史考核亦書其最目考功則稽其功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常三曰平不稱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具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以引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

以一代之制而兼各代之所長而又本於有虞三考黜陟幽明之意誠萬世之良法矣又曰本朝三年一朝觀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世為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蹟錄其罪狀立為老疾罷軟貪暴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非祖宗初意也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後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中理其愛惜人才如此而近制則使人改過遷善無由矣雖然使天下失職之人布列郡縣亦豈朝廷之福哉

萬曆考成策畧曰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於臯陶



曰屢省乃成唐虞無爲之治大率賴此春秋所紀有自朝日至日入無不自計乃職者周禮所紀有歲時月日無不有考者卒稱盛治迺後言綜核名實者則稱漢宣言總攬威權者則稱光武蓋皆繼倒持解紐之後而用以起敝維風也然則授人以章程約束而考其成者譬之懸權以辨輕重惡可緩邪我太祖肇造區夏設官分職列聖獨秉乾綱賞勤罰惰開濟作考功圖令所司日記行事較勤惰高皇賜第以旌其賢此立考成之勸者如此顧佐糾不職三十人章皇帝卽時罷斥賜璽書褒美此立考成之罰者如此二百年來法旣嚴明稽核整肅上下奉行至兢也乃近者狃于治平日就偷安卽所上計簿入聖覽者每廢時日貪墨酷鷲有定論也乃滯留不發何所懲惡也勸賞虛冒有明徵也乃稽滯不上何所懲欺也錢穀額賦徵解有期也乃會計徒具而輸稅后時何以克國計也刑獄擬議輕重有律也乃停閣逾年而冤抑不白何以重民命也條陳利病詳勘以定也乃徒取文具而不亟下何以補民生也凡此類遂成常習矣

上今頃歲稽查積年章奏立限考成內閣則總其綱部院則分其事臺省則核其實下之監司下之郡縣若雷之震若風之披中外臣工罔不滌玩愒改觀聽月有成歲有報矣以此飭吏治而臣下尚安有不奮起事功者哉

### 考課總論一

今之考課非不得其人與不得其法也所尚不定而人無所用其明法無所用其核也故必定天下之所尚而參用何博陳俊司馬光之言其庶乎何溥之言曰郡守不訶監司不按則以其罪之



似矣然所舉者未賢則其所按治者未必皆不肖不皆賢與不肖而坐其舉按之罪可乎陳俊之言曰吏久于職則可察其勤惰而黜陟之似矣然所使非賢而亦久于其職以虐民。何以堪之司馬氏之言曰採名不採實誅文不誅意其言弊誠切矣然所尚不定雖使得其實而採且誅之亦未足以得天下之真才也惟求立法之初意而等為三等以核之廉明優異才能超卓者為上惴惴無華民心悅服者次之名節自矜士論攸歸者又次之郡守監司以是考其屬銓曹臺省以是論其官名實不稱者棄而弗錄等而上者即與越資超擢躐入為公卿如漢氏之制可也其有實與名居次等者亦以次簡任各當其才如此則天下之懷抱珍璞而軒冕民上者孰不向風而化思與三者等哉如是則所向既定然後舉三子之說參互行之而考課之法精且核矣天下之吏治有不

### 興起者邪

### 考課總論二

語曰稱農者視其穀稱牧者視其畜察之各以業也今之考課進之者如恐弗勝退之者如恐弗及非不曰較著章明也然因人言以為進退矣采風聞以定是非矣人情愛憎而言未必公風聞影響而事未必實此為所察非所業也必不得矣故課吏者必核其職業之守而擴吾通關之見其事治其民安非貪慢之吏所能辦也毀之者勿聽其事不治其民不安非廉明之吏所宜有也譽之者亦勿聽事蹟功罪斷。不渝如齊威所為烹阿封即墨者斯則實無所遜而虛不可飭雖課典之行裁之自我而情狀在彼則既悉矣飾名不得以求功巧文不得以逃罪尚何吏治之不可飭乎



飭吏治一

自昔英辟所以昌化翊烈者率以飭吏治爲首務矣 二祖稽制 列聖繩軌有司百執事條式舉課令森且飭凡以惠賜元元登理爾其載在會典者則銓注有式舉刺有式考察有式黜陟有式凡以示趨事赴功之準也而又部院有記科臣有記司禮有記內閣有記凡以示率作屢省之要也臣子之所目屬而心識之者久矣故奕世以來吏僥 奉職而治亦班 可紀說者謂國初之法井而嚴其吏飭其治察其民渾以堅宣景之法順而齊其吏脩其治辨其民安以樸弘治之法謹而叙其吏爽其治洪其民泰以樂倚與休且隆矣慨自正德之際綱紐漸隳嘉靖之末恬熙已久吏治之不肅而功緒之鮮稽較曩昔稱盛者若少衰焉識者竊謂沿襲久而玩愒生則然矣試舉往事一

二言之有司約已愛民者固衆矣而其間務承指以巧宦術飾初政以希薦剡者亦不爲少甚至溪壑可盈卽褫冠不愧矣而徒據文飾以爲殿最何以精考核也賦有常額而費多出於無經加以私囊之乾沒豪滑之蚕食故所在蕭條矣有司又取盈焉民柰何不窮且盜也蒞官之士務爲容飾習爲選與案積牘朽至不能稽而巧僞百出矣此何以效靖共寒奸竇也獄獄有詔而拘成牒者憚於改駁涉隱情者畏於詳審往往糾察細過而度巨蠹非結慝之要也議事者工詞說而不察成憲據臆見而弗持大體制令如出講然盈庭卽轂下爾 矣此輕獻替而玩詔令也其它名存實亡當不止此皆曩者吏治之弊也 穆考嘗鴻然有作新之詔而惜未見德化之成若將有待焉者

今上

勵精法

祖深燭弊源甲明令申取其因循廢閣者而振飭



之頃歲又諭吏戶二部見後意蓋憐切矣故內外大小羣工多感激砥脩以圖稱塞顧實效有未盡獲者大都弊在喜功立名耳夫天下之事成於好名而常敗於好虛名起于喜功而多弊於無實功彼方競名以眩實吾爲據實以核名實辨而吏治飭矣顧亦惟係上之所倡焉董子曰下之從上如泥在鈞惟甄所爲如金在鎔惟冶所鑄誠握其柄而默化之蚤辨之則凡天下之以名至者知吾必察其實惟恐蹈虛浮之罰而競功營職不暇矣不然法制太勝而愈滋奸僞之風議論徒多而無裒積衰之勢此宋世之成功少而司馬光胡寅所深論者也其何以懲時弊而挽故習耶

飭吏治二

聖祖大誥諸篇訓戒臣工始之以君臣同遊敦明良之遇繼之以

勸善懲惡示激勸之典而猶垂之爲畫一之訓膠庠隆教思之實國學重模範之良論用人則愛卷嘉禾樂親賢則躬調金杓其義旣燦於日星矣

宣皇倣古明良相戒之意哀集臣鑒一書上遡春秋下及宋元自子產而下二百餘人爲善不同而同歸于忠義也自田蚡而下七十餘人爲惡不同而同歸于奸佞也其義益昭如指掌矣

今上應運登極銳情治理嘗諭吏戶二部曰朕奉天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又隨時省覽以廓採訪之明防壅蔽之患其憂勤振飭宛乎祖宗垂鑒之心矣

薦舉類

泛舉賢

舉所不識

舉所攻

舉讐言

舉親

舉不

求恩

易泰初九拔茅茹相連者以其彙征吉

程子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



牽連而起矣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于與金實  
乃相賴以濟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也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靡不雜舉能其官所舉之人能齊其官  
惟爾之能稱亦舉匪其人惟爾不任

丘氏濬曰有虞之朝命禹為百揆而禹則遜之稷契臯陶命垂  
為共工而垂則遜之及折伯與三臣命益作虞而益則遜于朱

虎熊四臣命伯夷姪作秩宗主而伯夷則遜于夔龍二

名噫君以其人為賢能而用之而其人不自賢不自能而推之

賢讓之能此百官和于朝而庶績所以咸熙也成王以推賢讓  
能勉其臣而又以政靡不任戒之其望之深且切矣

昔子貢問于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是也子貢曰  
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為賢蔽賢為不肖鮑叔薦

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 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

庫之七七十有餘家 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家 儒有內稱不

避視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荀卿曰下臣事君

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漢楊興說車騎將軍史高

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所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

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為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

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誠召致幕府

貢之朝廷必為國器 蜀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猶言每所稱

述多過其才人恠問之統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

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今拔十

得五猶得其半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劉繇字正禮兄

岱字公山兖州刺史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舉公山



奈何復舉正禮洪曰使君用公山于前擢正禮于後所謂御三龍于長塗騁騏驎于千里不亦可乎 虞允文為相懷袖有一小方

冊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胡銓張震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已上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

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 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

用之其人亦不知所薦所不識 狄仁傑為相婁師德實薦之仁傑不知數擠師德於外武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曰未聞武后

以告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久矣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謂太尉曰彼

專談鄉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所已上舉 祁奚請老晉

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奚於

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之子於是使祁午為中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

立其子不為此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左襄二年已上舉讐舉親舉偏 解狐與荆伯柳為

怨趙簡子問于狐曰孰可與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讐其廢也不阿親近 晉

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以為西河守者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與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 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相有隙

至何且死所推惟參 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顧稱其善孫權曰君欲慕祁奚耶欽曰公舉

不挾私怨今大事未定當助國永賢豈敢挾私怨以蔽賢能已上舉讐



魏子謂成鱗曰吾與成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成遠不忘君  
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雖與之縣不亦可乎 符堅強盛  
邊境被侵朝廷求文武將鎮禦謝安以兄子玄應舉却超嘆曰安  
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 武后詔丞相各舉尚書郎一  
人狄仁傑薦子光嗣後稱職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 韋貫之爲  
御史舉其弟纁自代議者不謂之私 曹彬將薨車駕臨視之問  
以後事對曰臣二子燦與煒材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優劣對曰  
燦不如煒已而果然 呂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回鑾幸其  
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  
潁州推官宰相材也帝遂大用之 程顥爲御史神宗嘗使推人  
材顯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熙居首舉親 莊子曰大  
冶鑄金二踴躍曰我且必爲鑊鄒大冶以爲不祥之金 郭隗對

燕昭王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言遠千里哉昭王  
爲隗改築宮而事之士爭趨燕而樂毅遂破齊 東方朔上書高  
自稱譽上信之令待詔公車時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當者以  
千數 光武過潁陽王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曰臣援歸身聖  
朝本無公卿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  
也 唐元行冲謂秋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容也  
脯腊膜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爲味者多矣願  
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咲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舒元與獻文閣下不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奏暮  
召臣所上以萬言鍛鍊精粹出入金古數千百年拔犀之角擢象  
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韓退之求薦書云某聞木在山馬在  
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



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肥上 鍾皓為郢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鄉者皓曰西門亭長陳寔可 韓愈薦錢徽自代表云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眾望 宋有舉官自代之制既罷真宗朝陳彭年請復之舊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官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肥上舉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監刁如何曰自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文公不用管仲言卒

進用三了以致亂 蕭何病舉曹參代丙吉病舉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能在臣右後相次為相皆因問 周瑜病舉魯肅自代羊祜病舉杜預自代皆不問 王旦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掖見於延和殿謂曰卿疾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不對又曰馬亮如何又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且強舉芻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上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不知也後宰相準已上 代及不張安世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輕舉代 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亦未嘗示恩于人 王曾為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卻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知之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已然將誰歸已上舉



皇朝舉賢

太祖詔天下朝覲各舉所知一人 宣宗諭楊士奇舉文學才行  
英宗從李賢再舉年富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  
一郡盖有三人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繼  
文公初未嘗識繼文盖夏忠靖公治水蘇邨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耳 楊文定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  
迺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卽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  
或勸范致書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丁理聞文定卒乃祭而  
哭之以謝知己

王端毅公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  
公莆田彭公肝昭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  
皆豐苞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也

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之人  
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如周英  
祁順金皆薦用裁抑佞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 楊文襄公  
急于進賢而明于知人故若拔仇鉞于列校而竇藩就擒舉王守  
仁于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洪于編成而總兵漕運至于伍文定  
之首倡義旅喬公宇之捍禦留都俞公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  
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亦  
大矣

儲文懿任吏部主事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王  
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巵言五人者旣  
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風采氣與死爲伍  
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霧瘴必有裨益與



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起用之 王陽  
明答方叔賢書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深用嘆服  
但此事譬如養蚕但雜一爛蚕於其中則一筐好蚕盡為所壞矣  
凡薦賢在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  
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  
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如之小人之才豈無可  
用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著朮之間而進養  
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  
正恐異日或有此舉之累故輟叨叨當不以為罪也 楊石齋當  
世宗即位之初入告之謀從無少拂引用忠良布列廊廟吏部石  
公瑤珪入閣繼之喬公宇戶部陶公琰不起繼之孫公交禮部  
毛公澄致仕繼之汪公俊兵部彭公澤刑部林公俊工部趙公

璜都察院劉公玉皆一時重臣碩德維新之治海內翹首後皆相  
繼罷去是有關於世道非小

### 秘叙薦舉

春秋之時趙衰舉卻縠為元帥以底城濮之績士匄讓中行偃將  
中軍以問舉環之罪祁奚推祁午為司馬以釐晉國之法子皮援  
了產以知政而卻諸侯之兵數子體國之誠心真有得于古人之  
風也自是而後漢則郡國可薦公府可薦如吳公薦賈誼果賢良  
矣王商薦鮑宣果忠義矣它若華龍汙穢而更生為之汲引孔光  
諂諛而匡衡為之明揚則失也唐則有薦至三十人者有薦至四  
十人者如崔祐甫所薦皆知名矣李吉甫所薦皆得人矣它若李  
林甫之引楊國忠同惡以相濟皇甫鏗之擢逢吉植黨以自私則  
失也宋則曹彬為將而以二子薦呂蒙正賢相而以猶子薦是不



以親爲疑也仲淹嘗攻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彥博而  
彥博復薦唐介是不以仇爲嫌也李文正之用賢而不市私恩王  
文正之報賢而恐自己出蓋不敢謝恩私門也李文靖之薦包孝  
肅以其同巷不求見司馬光之薦劉元城以其無書抵政府蓋不  
待有求後薦也它如安石舉惠卿以附新法激而爲熙寧之變亂  
大防引楊畏以傾純仁激而爲紹聖之分黨又非所失者乎昔司  
馬光十科之法始之以行義純固終之以練習法令蓋德行居其  
四才能居其六固皆可藉以舉士然必申之以蘇詢之說如所謂  
某人廉吏嘗以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嘗以某事知其能若臯陶  
論九德而曰戴采<sub>二</sub>者而後可也雖然薦賢亦難矣以孔明之公  
而馬援街亭之敗或者病之以房琯之明而劉秩陳濤之役或者  
少知不知帝堯猶失之伯鯨孔子猶失之宰予此知人之所以難

而薦賢之所以不可<sub>一</sub>苟也故有國者恒謹之所舉得人則增其  
秩所舉失人則黜其爵漢唐宋以來皆然<sub>二</sub>胡致堂以爲連坐之  
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  
爲之防耳則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柰何曰人君惟典學明道  
識拔眞賢以爲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sub>一</sub>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  
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斯下矣

辟舉類

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  
于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  
公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皆不命皆國君專  
之

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佞側媚



其惟吉士

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承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薦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其後因而不革又漢初掾吏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

徐氏曰漢時公府之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而東漢之世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爲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詞章而辟司徒橋玄府周舉博學洽聞爲儒者宗師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一名公巨卿以能致賢才爲高而俊才英士亦以得所依乘爲重是以

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輕就之風云 馬氏端

臨曰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恒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徇以三五之法註見前不使之效職顯能

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情已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縣守令共理其民者則皆貪饕舞文之胥吏何哉 又曰隋時

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宦登仕版則雖見知于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各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旣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而被



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建一云爲張有強起隱逸之士者  
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格智異  
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栢耆杜悰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知  
畧者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  
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嘗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  
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  
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  
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  
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跡弛  
之士其不諧繩尺于科目受羈馱于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